

“天教草昧起英雄，开创艰难自大东。划削蓬蒿基景运，驱驰险阻立丰功。”这半首诗是乾隆皇帝几万首诗中的一首。整首诗写得波澜壮阔、沉郁勃发，不仅是他站在先祖故地发出的思古之幽情，更是这个民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精神写照。其实，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崛起于草昧的何止这个民族，那棵酷似人形且冠以星宿之名的百草之王——人参，更是在冥冥之中早已成为这片土地福星高照紫气东来的文化象征。

还在人们不知道人参药用价值的甲骨文年代，“参”这个古老的汉字，就已经如星象图般地出现在了刻辞之上。参乃会意字。在甲骨文中，参字从人，头上有三星，会参宿三星之意。金文另加义符“多”，表示星光闪耀。

汉代《礼纬·斗威仪》云：“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象征吉祥如意

味药，一味效果奇特的药。一切美丽的传说都是由此而来。从中医药史上看，南北朝时期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北宋苏颂的20卷《本草图经》、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详细记载了人参的产地及药用价值，只是那时，民间传说中的仙气还没有从人参中发挥出来。直到明万历年间的进士谢肇淛在其所著的《五杂俎》中说人参“草本之药，多以延年续命，而世上多以人参为贵，只此（东北）出产，他处稀得。”至此，“延年续命”这种神奇功效开始灵光闪现，名叫人参的这味草药也因长生不老而成为皇家贡品，并由贡品而产生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人参文化的主流从此由故事传说进入到奏折诏书之中。尤其是将长白山脉视为龙兴之地的明清王朝，对人参采挖的管控之严之全，已远远超出了一种珍稀植物的垄断和保护，似乎成为一种皇家独有的祖传资源。对他们来说，这棵参里面

军事等领域引爆各种事件，归根到底还是价值的奇高。在明朝，尤其是中晚期，人参的价格几乎与黄金白银等同，所以女真各部落都将其视为发展壮大的支柱产业。据明代辽东档案记载，万历十一年，海西女真在广顺、镇北两关互市中出售人参多达3619斤，价值时银3万余两。尤其是正在崛起的建州女真努尔哈齐部，人参贸易已成为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因此，统一女真首先要垄断人参市场，于是灭叶赫平哈达等著名战役的实际原因大多与人参市场有关。同样，作为这片土地名义上的统治者，明朝的辽东大员也是用人参贸易来控制和打击努尔哈齐。万历三十六年（1608），辽东巡按使熊廷弼一度关闭抚顺马市两年，致使努尔哈齐损失人参高达十万斤。到了皇太极时代，由于战争的持续，打打谈谈成为常态，人参又成为谈判桌上的重要砝码之一，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天聪初年，皇

特产的机构，其总管为三品大员，而江南三个衙门均为五品，可见重视程度之高。打牲乌拉最初的贡品主要就是人参和貂皮，不仅在质量上有明确要求，而且在时间上必须按时呈送，不得延误，违者乃大不敬罪。所以，在这种看似很高的地位上，那种如履薄冰的感觉从一条条具体的规章制度中就能真切体会到。可以说，在清朝前期的几位帝王心目中，这棵参的一根一须都承载着对长白山这块龙兴之地的无限崇敬。据《盛京参务档案史料》等史籍记载：康熙二十五年，除进送完整人参外，尚有参须32斤6两、参芦43斤2两、参末2斤8两。甚至参末要用锅熬成参水后盛入罐中送往京城，所用罐子由盛京包衣佐领咨文盛京工部领取。如此的珍视程度，体现在对资源的管控上，那肯定是完备无缺。

关于人参产地的管理，清初实行的是八旗分山制，据鄂尔泰修撰的《八旗通志》载，清初八旗分山采集各有定界，严禁越界，更不允许汉人偷采，违者处以重罪。面对私采，《清高宗实录》有如此刑罚：“嗣后除将会同百人以上，所得人参过五百两者，照例拟绞；所得人参不足五百两者，亦照例杖徒外，其一二人私挖人参不足十两者，分别初犯、再犯、三犯、治罪。”到乾隆九年前后，在盛京将军衙门下专门设立官参局，这种“国有官办”的格局延伸出许多具体管理条款，其中较为人知的便是“参票制度”。凡有组织的挖参人丁，包括管理押解参丁之人，每人发给参票一张，票上注明持有者的姓名、旗佐、进山做何差务等等。参票由总管内务府制发，钐盖总管内务府之印，由专人带到盛京包衣佐领处填具应填之项目。挖参人返回后，所有参票由盛京包衣佐领收缴并送回总管内务府存查。凡发现无参票而挖参之人，即视为非法，必将其拿送有司惩处。

如此严酷的管控，本该使人参生长进入良性循环，可连续百多年的疯狂采收终于造成了严重的生态恶果，野山参产量大幅度下降。早在康熙年间，流人吴兆骞的儿子吴振臣在《宁古塔记略》中就有“向出参貂，今则取尽矣”的记载。到了乾隆年代，野山参的产量已让内务府官参局感到完成任务的艰难了。就在这种危局之下，“秧参”，这种人工栽培技术悄悄潜入了历史舞台，尽管现代中医药学通过科学检测，证实人工栽培的人参同样可以入药，但对于皇家贡品来说，如果以人工种植的秧参充数却是一种严重的假冒伪劣行为，属于大逆不道的欺君之罪。于是，嘉庆十五年发生的“秧参案”令嘉庆皇帝勃然大怒，下旨内务府彻查此事，最终，谥号“仁皇帝”的嘉庆放过了采挖人参的参丁而将吉林将军秀林赐死，吉林官参局协领青山、萨音保等人撤职入狱。

相对于浪漫的民间传说故事，史料中的人参文化似乎过于残酷，但这就是历史。那些为了生存铤而走险的偷采者，就是在这样的荆棘丛中与命运对赌。康熙年间宁古塔流人杨宾在他的《柳边纪略》中以见证人的身份写道：“凡走山者，山东山西人居多，大率皆偷采者也。每岁三四月间往，趋之若鹜，至九十月间乃尽归。其死于饥寒不得归者，盖不知凡几矣。而走山者日益多，岁不下万余人。”这种向死而生前仆后继的采参浪潮不知吞噬了多少关外流民，但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之下却依然延续了百年之久。

如今，站在长白山连绵不绝的山岗之上，面对一望无际的茫茫林海，通过一棵人参我们再次感悟历史：山，还是这座山；林，还是这片林，可是沧海桑田，真的换了人间！山上下涌动不息的再也不是为了生存而风餐露宿的采参人，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人潮；这棵神奇的仙草更是与时俱进，永远不再是皇家贵族的专属贡品了，它正在多方位地走进大众生活。这，也许才是这座神山和这株仙草真正的天道所在吧！



行吟吉林

吉林省省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太极曾向明朝提出议和条件，其中有“每岁我国以东珠十二，貂皮千，人参千斤，尔国以黄金一万，白金十万，缎匹十万，布匹三十万报我。两国诚如约馈遗，以修盟好。”当然，这个起于草昧的一代英雄与大明王朝并未修成盟好，17年之后，八旗铁骑就闯关夺隘，坐在了紫禁城的龙椅之上，但人参就像嘉宾一样，参与了谈判的整个过程。

这就是历史中的人参文化，它一开篇就是残酷的占有，没有丝毫的美丽可言。这种用野蛮的方式开启的人参文化，在后续的传奇中当然少不了血雨腥风。

随着大清王朝入主中原，人参逐渐由一味单纯的滋补品成为历代帝王的情感寄托。迁都北京后，清王朝分别在乌拉、江宁、苏州、杭州设立四个朝贡衙门，其中唯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是为满族皇室纳贡方物

的紫气东来，就这样与上天之灵融为一体。

或许，这就是长白山与天地之间的奇缘吧，这个隶属于猎户座的“参”字，亿万年来，静静地映照着急白山下无数的猎户，也许就是因为这颗福星的照耀，他们才找到了这株头顶红珠酷似人形的仙草。从此，大量关于人参的神话故事就在这片山水间流传不息，而它的主要作者就是那些草根一样卑微的挖参流民和参丁。所幸这些通俗的口头创作，几百年来，虽少有文本，但老的故事总是盛传不衰，新的故事又不断产生，终于让这棵五加科的草本植物，成为中草药中故事最多的一棵仙草。而一代代挖参人的生离死别，呐喊呼号，却在这些美丽的神话故事中淡淡消散。

不错，任何文化都不是仅靠故事和传说垒砌而成的，正如一首歌中所唱：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人参首先是一

沉淀了太多的情感和往事。可以说几百年以来，人参文化涵盖了整个大清王朝的前世今生。

清太祖努尔哈齐在统一女真各部的36年间，每一次重大战役似乎都有着人参的影子。因为他深知，打仗是需要花大钱的。在当时的背景下，要钱，就得从垄断人参贸易开始；要强大，就必须控制辽东的马市贸易，而要实现目标，就必须先打破叶赫、哈达等部落的人参贸易垄断。

万历十九年（1591），为控制人参的最佳产地，努尔哈齐剑指长白山三部，此举直接针对的就是以叶赫、哈达为代表的海西女真部落。于是，叶赫部的首领纠集了九部联军于万历二十一年向努尔哈齐杀来，但是，看似强大的九路联军在努尔哈齐面前不堪一击，于古勒山下被彻底打趴。

当年，人参之所以能在内政外交乃至

天上人间话人参

□沈景春



①②⑥⑦孟广勤 摄
③赵欣 摄
④王文娟 摄
⑤赵玉娟 摄
⑧潘虹 摄

本版图片由吉林省女摄影家协会提供

人参谣

□汪立伟



剪纸 陈凤

参女出嫁

红红的脸颊
翠绿的衣衫
雪白的裙摆
在森林里
住了多年

树下的泥土
是安静的深闺
贵气的人参女孩啊
今天披红挂彩
稳稳当当地
被抬了出来
抬轿的人呀
不许调皮地狂颠
不要抖掉裙摆上的
小珍珠

林下参

让你重新回到山林
瞧，你的小脸笑得红扑扑的
你说山林原本就是你的家
在茫茫的绿中
你撑起一把红色的珍珠伞
告诉我
你在这里
等我多年了

山神

有一座古老的山
叫长白山
有一个老把头
敬山护参
把山的心意传达
于是，出现了老爷府

这很像游戏
用三块石头
两块立起来一块横上去
就是老爷府
再用三根树枝插在老爷府前地面上
就是三炷香
磕头跪拜
这不是游戏
小孩子相信山神老爷就在府里
大人也相信

盼望

如果我是那株灵草
感谢那只小鸟
把我带到湿乎乎的山林

在各种荒草陪伴下
我会自由地长大
努力结出猩红的果
即使只有一束

盼望一个放山人
很亮很亮的目光
带着我
走到外边的世界

责任编辑：王小微